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十七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强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

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
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司
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
辨獄事不為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
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以治績用薦者
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單思改虞部員外郎
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

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熈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禄分給宗族

其餘以待賔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所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為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

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壽𤯍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譪譪曰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　顥

熈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於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

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葢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
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
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頴川團練推官辭疾
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
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
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
矣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葢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
雄其才慨慷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

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

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隷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

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葢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筌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亡鳴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宫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廸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

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出口而復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愽覯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而群

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
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
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及
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
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
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
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丞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鶻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顧為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為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利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

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絶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税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巳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揺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持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巳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

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况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熈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盖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

瑩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覯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有宋太常博士張天祺

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荃不得請銘它人手疏哀詞十二名使刋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慱士諦戩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朝涖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聳聞樂從莫不以公輔期許卒已仲尼踐修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稟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館志享交戾命也柰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惑孟節貢及婿李上

鄉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宋京攀號之不足又屬辭為之誌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傳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

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吏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挾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君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鬭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

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縶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塟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

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為誌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竅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俟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唐克之墓誌銘

陳璀

克之姓唐氏諱廣仁克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

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廵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為大名内黃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克之五六歳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克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決不已而覇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

人後為常州錄事參軍部使者聞克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克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稅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尚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克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克之為姻家初與克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克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

跡守不能堪衆或怒置克之于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點餞為罪克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為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克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濬曰澂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克之客寓寶應苟營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躬詣内黄啟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卜日歷葢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

還奉而克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溦等既塟克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宅窆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克之身教之遺美矣溦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克之之行求銘於璀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乂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礲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

家法其所叙次皆可考證其載克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甞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甞謂克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違可夀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踈鈍迂闊之士於其殁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摇難棲波涌莫濟𢡟焚積勞未穰而逝饑穰天也人豈能違奄忽不俟豈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攽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朏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為博平人尚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濮州司户參軍亳州鄼縣令用薦為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

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句宫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勲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沉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煢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産資用遂屈公曰産易耳廑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

其產如初鄉人竒之宗族頼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鄭有民椎埋剽刼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群行入境徼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授賞以君有母故為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嵗遂預鄉舉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貫大莫敢任葺事嵗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

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為令在濱擕滄之樂陵令在鄆擕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鄭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擿其要害躬為鐫諭無不猒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户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為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懦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横猗撅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

猾吏得一猾吏令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
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
疑不為回隱小不可輙以告然資樂易喜賔客酣飲笑
噱㤄然無忤人吏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閲古今評其人
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宫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
虚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無
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為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
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

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羲之獻之
夨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
人嫁王喾郭僑士廉張平張大辨謝敦頤僑右班殿直
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黄陂鄉之劉村先塋之
次跋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
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其特異躬自鞠
育跌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

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昴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石謂之銘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刻石衮丈以爲之椁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慱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怨於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

先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耻浮澹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貞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貞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群以和人推為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為政不務皦察時號為循吏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

以放志治丹石以佽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

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

終于建陽縣群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

月塟於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

曾祖磻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裂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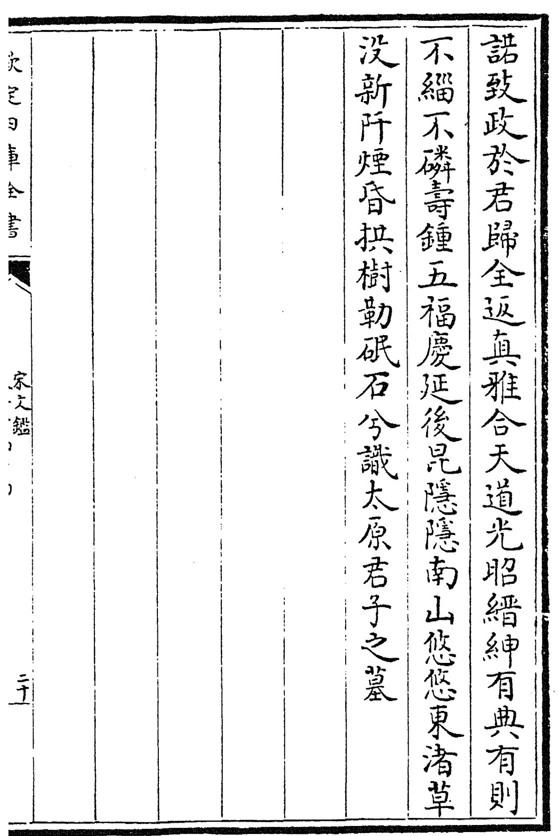
全素䔍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

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

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為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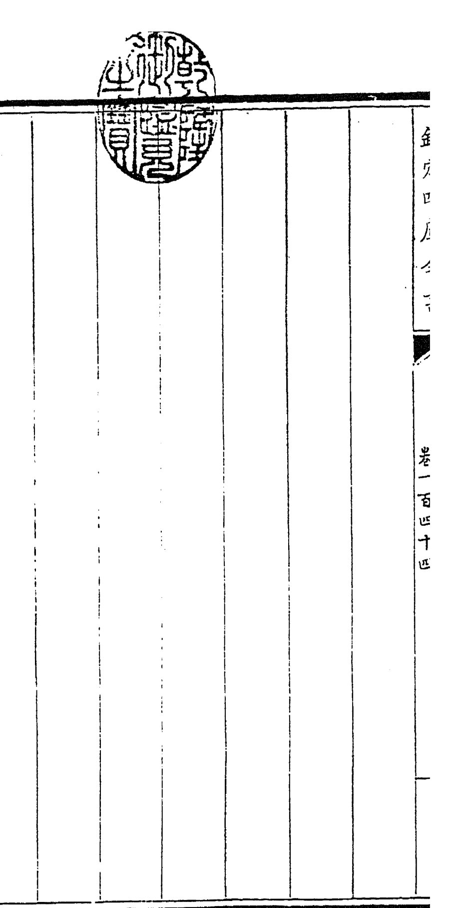
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
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
祕閣知郴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
江軍監新塗縣酒稅內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
隷職中祕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
郎復吉居閣下歲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
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
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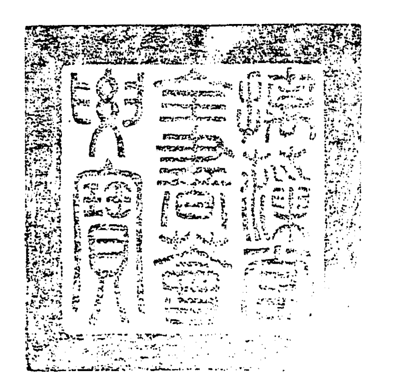
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郎女三人
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舊德矣嘗宰
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予諸孤之將議埜
也使家老狀公之事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
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英猗歟王公才為時生賢推仕漢帝
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氷守藩方入出趨臺閣德化
優桒文鋒錯落播在民謡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



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眞雅合天道光昭縉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砥石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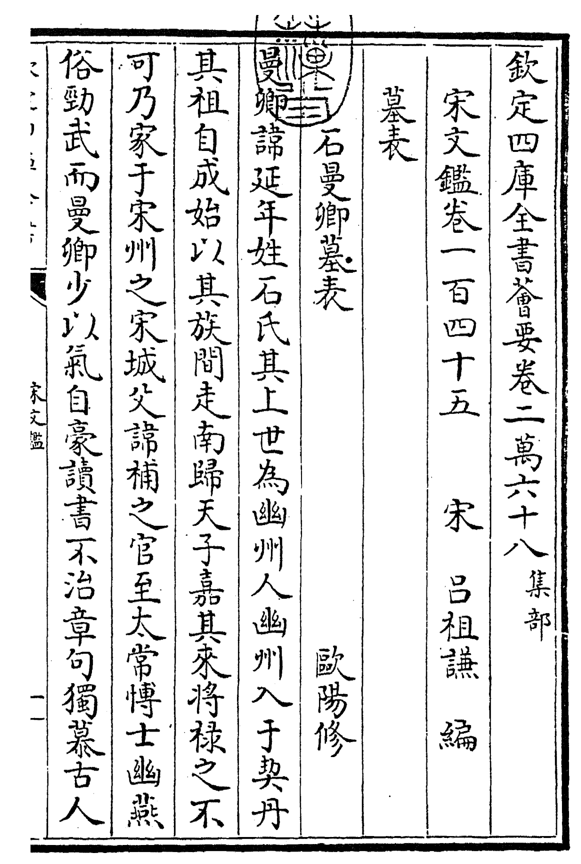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

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

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毋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

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旻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吉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問而

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

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
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
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
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
必慼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益久而後
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

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鄂州司理參軍曰誂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若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

如皐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

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

居湖學召為諸王宫敎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

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

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賔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

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

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敎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敎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

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

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

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

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益善言性命

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

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黄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

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强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夕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無一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為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貲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

謂以正始終也已舅潘既誌其塋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疢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　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

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常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塋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

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
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
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鷃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
士贈兵部侍郎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塋
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為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
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
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為美談君其弟三子也中進士

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陜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侯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為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為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除善而得行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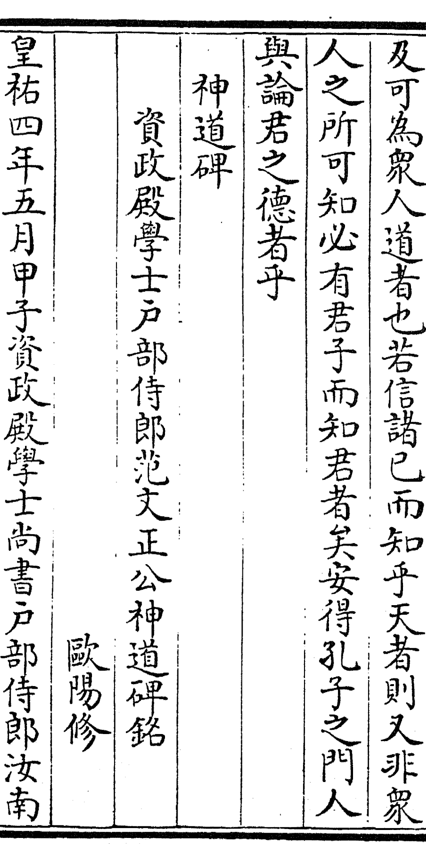
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句文字數
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彊
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
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
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
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
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
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闡而知之而學者未

知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横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飲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

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乆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殁君益修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

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殁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既塟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説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為圖籍粲

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賦推是道也愾乎天下矣君始娶馬
氏再娶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
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
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
未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
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
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



及可為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

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火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

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

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

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壘以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

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

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獘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

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

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逝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遏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隨忞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昻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

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
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
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
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
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
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

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隂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

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

召對兆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

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還尚書

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

守河西故地二邊罷兵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

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

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黙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

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
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
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
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
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
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

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説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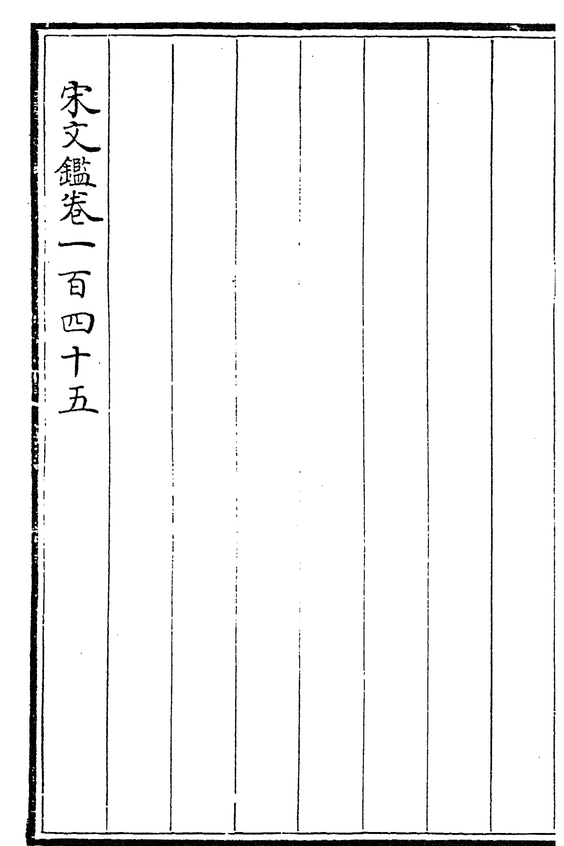
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

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解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自公
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
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
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
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邉村娶趙氏封榮
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
曰賛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

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
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
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
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
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

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
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
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
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大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
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
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

如黙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鄉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